

RESIDENT REPORTER

驻地 记者

首越◎著

职场商场情色场,场场有**猫腻**
黑道红道无间道,道道藏**机锋**

新华出版社



RESIDENT'S
REPORTER

驻地 记者

首越◎著

职场商场情色场,场场有**猫腻**
黑道红道无间道,道道藏**机锋**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驻地记者/首越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011-8949-6

I. 驻… II. 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527 号

驻地记者

策 划: 北京天成博文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燕玲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地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949-6

定 价: 2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000308

钟政 钟声 强振武 刘建国 梅润
 李峰 孙晓辉 战袍 王希远 林红
 张近情 李习
 胡保杰 卢会斌 尹清顺 杨艳平 杜梅锦 范小蕾
 田强 赵高英 李春伟 李文明 刘宗民
 清河鱼 郑力军 芦海英 杨定都 刘宗民
 房宇 刘晨 刘晨 林峰 王萌 同岩 李红 刘宗民
 苗苗 刘晨 郭明 周万良 田鹏 李志红
 赵永云 王少峰 李峰 李峰 李峰 陈浩
 刘英 李峰 李峰 李峰 李峰 唐永
 ICE 张彦之 李峰 李峰 李峰 李峰 杨明
 种子 丁丽 南 程云 李峰 李峰 刘政
 沈艳阳 王兆盟 刘俊东 周萍 李峰
 周山 王春梅 李昌 马甜 孔先 王照平
 喻山浦 张勤立 李凯峰 吴柳 李峰

序

记不清这是第几遍看此书了，每次品味总有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如鲠在喉，不由提笔写上几句。

记者有无冕之王一说，王，可王天下。可是，无冕之王真的能王天下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记者定义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人们是否注意到，记者是一个职业，在这个职场中同样充满了暗礁和险滩，当记者们疲于应对这些急流与暗涌后，铁肩还能再加几斤担，妙手又为谁去著文章？先是某些“负面”报道被搁置，再是为了拉几版广告而不得不替企业“鼓与吹”，这些职场上的无奈不时刺痛着还有良知的记者们的心。

记者头上绚丽的光环使人们忽略了他们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忘记了他们同样有感情，有生活，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看看我们身边的记者朋友们，他们有的家境穷困，有的亲人重病在床，有的遭受人身攻击，甚至被人陷害落得锒铛入狱。这些辛酸的事实，又有几人知，又有几人晓？！

想到这些，不由得要感谢《驻地记者》的作者，他在真正大彻大悟后，静下心来向人们细细描绘记者的生活，给人们还原记者的人生百态，让人们从中品味出职场的复杂、人生的无奈、情感的辛酸、生活的艰辛，让人们真正平静浮躁的心，去面对生活、面对现实、活出自我，实现人生的价值。

另外，我认为，这部书的写作手法很有特点，它既能当快餐读，又能当正餐食用。其一，此书有味道，有看点，情节设计得很有诱惑力，致使人们产生一气读完的欲望；其二，此书有内含，能给人以启迪，敢于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笔尖所触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其三，此书采用了极幽默的语言、极轻松的文字，在嬉笑怒骂中针砭时弊，在引人捧腹大笑中给人以启发，让人深省。

说得太多，就会误导，就会使人产生强加于人的感觉，这样对作者不公平，对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也不公平。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几句，就当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工人日报》 刘宏放

暗访任务

这次去镇州市进行暗访不是报社指派我去的，是我自己强烈要求的。原因很简单，前几天我与苦恋四年的女友分手了。此时正在郁闷之中，想借这次暗访外出散散心。

那天我去找记者部门振成主任，打算请假休息几天，门主任不在，群工部张姐正好转送来一封群众来信。我接过一看，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报社领导：

我们是四川金川县的民工。我们四个老乡在镇州市恒通公司打工，现在5个月了，他们不给一分钱。我们想回家还被抓回来毒打。求你们快来救救我们吧。

民工李玉星

8月20日

镇州市是一个地区级城市，同时又是在省里挂了号的社会治安混乱的城市。几年前，中央某领导视察该市时曾气愤地下过这样一个评语“肮脏的城市、野蛮的市民、无能的市长”。在这位领导走后不久，当任市长被调离了。接着，又连续换了几任市长，他们虽然都下大力气抓社会治安，收效却不是很明显。这个城市似乎被一层不可撕破的神秘大网笼罩着，把一切肮脏、丑陋、混乱保护在里边，使旁人无法突破。曾听报社的老记们说过，前几年有几个同事曾几次前往该市暗访，不是无功而返就是或多或少地惹上一些麻烦，有的甚至身败名裂。

这封求助信刺激了我的神经，我想利用这种刺激暂时忘记女友给我带来的伤痛。

等门主任回来后，我立即主动请缨。门主任却一口回绝了我。

“友明啊，我可以理解你们年轻同志的心情，但镇州市的情况你还不了解，况且你来报社还不到一年，经验太少。这事你就不用惦记了。”

“主任，正因为我刚来报社不久，下边的人才不会认出我来，更适合暗访。”

“镇州市太乱，我们不能有一点闪失。”

“主任，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怕什么。”



“什么叫大老爷们儿？”叶副总编微笑着走了进来。叶副总编叫叶玉玲，是我女友的二姨妈。我在读大学时与女友肖菲的恋爱关系也是她一手促成的，当然我顺利地分进报社与她更有直接的关系。自从与女友分手后，这几天我一直躲着她。

在叶副总编看群众来信的时候，我偷偷瞅了她一眼。发现她本来红晕白胖的脸庞，今天有些苍白，眉目间透出几丝疲惫。

莫非她已经知道了我们分手的事情？分手是肖菲提出的，她心有别属，叶副总编不会因此给我穿小鞋吧？

“如果让你去，你有什么打算？”叶副总编用她白嫩的手指弹了弹来信。

我思索了一下分析道。“我认为，关键是找到写信人，也就是当事人。从来信可以看出，那个恒通公司肯定把守很严，要想找到写信人很难。”

门主任微微一笑，看了我一眼，那意思说这不是废话吗。

“我可以化装成卖水果或者卖其他物品的小商贩，蹲守在他们公司附近，只要有工人进出，我就有突破口。”

叶副总编“扑哧”笑了，“‘无间道’看多了吧，怎么搞得像拍电影。不过，去试试倒也不是不可以，你向来鬼主意多。一会儿老门给那边记者站打个电话，让他们配合一下，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让记者站参与，既然是暗访，这事越保密越好。”我急忙阻止。

“你小子还真是当特务的料，连本报社的革命同志都不相信？”门主任没好气地照我脑门来了一个响指。当然，记者站也是归门主任直接管辖的。

“冤枉啊，我是怕记者站参与进来，得罪了当地政府某个大人物，将来我们报纸发行时人家给穿小鞋。”我们报纸的发行每年都要依靠当地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如果在某些事情上太不买他们的账，到时人家不卖给你面子你也没办法。我之所以不想让记者站的同志们参与，也是想多拖延一些采访时间，放松一下心情。

“门主任，你通知一下镇州记者站的董晴，让她配合一下。”

叶副总编刚要走出去，突然又回头招呼我去她办公室。

叶副总编的办公室干净整洁，不像其他男性编辑的办公室到处乱放着报纸、杂志及各类稿件。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脑，显示屏还没有进入屏保状态，页面上正显示着一个医院的网页。看来这位女强人又盯上了医院的广告，这年头医院的广告是最好挣钱的。

叶副总编示意我坐下。她端起水杯喝了口水，似乎在思考怎么同我谈话。

“老姨，”我想了想还是用了私下里对她的称呼，“我与菲菲分手了。”我主动把事情说出来，也省了她绕圈。

“这事我知道了。菲菲有她的苦衷，她其实是很爱你的。等她从北京回来后你能不能找她好好谈谈？”

“我不想再打扰她的生活了。我做过努力，可她态度很坚决，而且……”我痛苦地叹了口气，“而且与她牵手的是我的同班同学赵义东。他的家庭背景你可能也知道。”

“友明，如果她那么在意你的家庭，她会同你好这么多年吗？如果她不爱你，她就不会离开你。你这段时间好好想想菲菲近期有什么突然变化，想清楚了一定找菲菲谈谈。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能经受住打击。不要让我失望好吗？”

从叶副总编办公室逃出来，我拿了采访机，打车去了火车站。

列车窗外，田野里、苹果树上已挂出了红灯笼，玉米已吐出了红缨，高粱也顶出了小官帽。再过一个月，田野里将会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可我的爱情呢？等不到秋天的收获就被突来的暴风雨给淹灭了。

我的心一片荒凉。

列车广播站正播放着刘德华的《天意》。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

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

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

……

上天真的注定我与菲菲不能走到一起吗？

采访记录



Chapter 2

不小心成了嫖客

晚上八点，列车鸣着长笛驶入镇州车站。

抬眼看镇州火车站，丝毫找不出地区级车站应该有的干净、整洁、宽敞的痕迹。车站广场上，的车、人力三轮车停得到处都是。的哥、板爷们见有人从出站口出来，立即冲了过来，抓住旅客就问：“用车吗？”

“去哪儿？”

“嗨，问你呢，用车吗？”

他们当地那生硬的方言吓得外地人直缩脖子。这“爷”们的车别说给他钱，就是他倒找咱钱，咱也不敢坐。

我冲出的哥、板爷们的重重包围，刚想透口气，一个满身香水味的女人，拉拉我胳膊，“大哥，住宿吗？晚上有三陪。”

“不住！”我甩了甩胳膊，扭头就走。

三步并做两步奔出火车站广场，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怎么有点像冲过“敌占区”的味道。我突然想起报社老记们曾给我讲过关于镇州火车站的故事。

一天傍晚，一个同学走在黄昏后的火车站，感觉暗处总有人鬼鬼祟祟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看，看得他心里发毛直捂钱包。不一会儿，一个大嫂过来搭讪道：“先生，要服务吗？”

同学急忙回答：“不要，谢谢。”

大嫂非常有耐心：“我们价钱很公道的。”

同学虚脱地回答：“我是学生……”

大嫂答道：“先生这么成熟怎么可能是学生，不会是钱不够吧？”

同学软弱地掏出学生证，在她面前晃晃。

大嫂沉思片刻，毅然说道：“有学生证的，我们可以半价优惠。”

我正想着这个故事暗乐，手机响了。

“是友明大哥吗？我是刘国亮，你现在在哪儿？”

刘国亮是镇州记者站的司机，先前他去总社时我们有过几面之缘。刘国亮与我同年，只比我小三个月。小伙子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起话来像机关枪，曾在镇州市摔跤队待过。

“我刚出火车站广场。”

“你在那儿别动，我马上去接你，董晴站长在饭店这边等你呢。”

“我现在的位置是——”我看了看路边的标志，“聚友旅店门口，旁边还有几个按摩房，你快过来吧。”

“你可千万……”我的手机突然没电了。糟糕！出来得急忘了给手机充电了，我急忙翻找备用电池。

“小兄弟，是住店还是按摩？”红日按摩房门口一个打扮入时的卷发中年妇女走上前。

“我在等人。”我找出了备用电池换上，一开机，竟然备用电池也没电，我气恼地拍了拍手机。

“大哥，别着急，要不你先坐椅子上休息会儿。”卷发妇女微笑着拽过把椅子给我。我道了声“谢谢”坐了下来。既然手机没电了，我只能按照刘国亮的说法“你可千万别动”，不然刘国亮肯定与我联系不上。

“听小兄弟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卷发女上下打量着我。

“我来这边出差的。”

“坐了一天的车够累的，要不要按摩一下，挺舒服的。我们这个店有几个姑娘手艺可好了，还有不少外地的常客呢。要不给你打八折试一下，等下次来这儿也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你们这儿怎么收费？”我随口问道。

“保健按摩20元，要是客人还有别的要求，我们可以再谈。”卷发女挑着眉毛向我一乐，起身向屋里喊：“雪儿，给客人倒杯水。”

那个叫雪儿的端着杯水走了出来。她十七八岁的样子，一件白色连衣裙，两条瘦长白嫩的小腿格外吸引人的眼球，细细的眉毛下，一双大眼清澈见底。如果她不是从按摩房里走出来，我倒以为她是一个在校的清纯大学生。

“大哥，喝水。”薄唇轻启，娇柔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丝妩媚的味道。

“谢谢，我不渴。”出门在外，陌生人的水可不是随便能喝的，哪怕是绝世佳人给你捧上的水。



“要不进屋我给你免费按几下吧，如果你满意下次再来好不好？”雪儿见我不喝水，就直奔主题。

“不用了，我有事要走了，谢谢！”我急忙起身就走，若再等下去，可能要被雪儿拉进屋了。本公子人生的“第一枪”可不能打响在“鸡”窝。

还没走几步，一辆白色桑塔纳“嘎”地停在我身旁，车上钻出一胖一瘦两名警察。瘦子窜到我面前，掏出工作证：“我们是车站派出所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仔细看了看瘦子的工作证后，心里一凉，看来今天真的遇上麻烦了。瘦子推了我一把，“别磨蹭，快点！”

“还有你，”胖子指了指雪儿，“跟着上车。”

我回头看了看红日按摩房，卷毛妇女却没有出来，我更加确信“婊子与警察是一伙儿的”。

我随着雪儿钻进桑塔纳，暗暗盘算着如何去应对。

没有名

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借着车窗外透进的路灯光观察着雪儿，见她呼吸平稳，神色自然，没有丝毫紧张。晦气，刚进镇州市，竟着了这黄毛丫头的道儿。

桑塔纳拐进一个院门，我看见庄严的警徽悬挂在正门墙壁上后，暗暗松了一口气。只要今天遇上的不是冒充警察的劫匪，这事就好办了。

雪儿和我被分头带到两个屋。瘦子警察拿着一叠纸装模作样地坐在桌子前。他的背后墙壁上张贴着“警民联系栏”，瘦子的照片也在里边。下边是他的名字“焦英俊”。

“姓名？”瘦子警察拍拍桌子问，“发什么呆，问你呢？”他的嗓门儿又提高了八度。

“莫友明。”我故意小声又含糊地回答。我的姓名如果吐字不清会被听成“没有名”。

“我K，你叫没有名，我还叫没有姓呢！”瘦子警察拍着桌子，“你小子老实点，再问你一遍，姓名？”

“没有名。”我又一次小声哼哼着。

“你还真是不老实。”瘦子警察一下蹿了起来。

“大哥别急，我真的姓莫，叫友明。”我举起双手故作委屈道。

“姓什么，磨？哪有这个姓。”

“一个草字头，中间一个日，下面一个大。”

瘦子警察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了一个“莫”字，举起来问，“是这个字吗？”

“对，我就姓这个姓。警察大哥，你贵姓？”我故意套近乎。

“我姓焦，焦裕禄的焦。”瘦子警察很得意的样子，就像是敬爱的焦书记是他老爸一样。

“那你一家人‘性交’了？”我一脸认真地问。

“对，我一家人姓焦。”瘦子警察刚说完，立即又跳了起来，“你大爷的，敢骂我。”冲过来照我就是个耳光。

我断定瘦子没有多大劲头，在他的手还没有打到我脸时，我一手反抓住他的手腕，四指死死地扣住了他的脉门。



“放手，快放手。”瘦子尖叫起来，“快来人啊！”

胖子和几个便衣冲了进来。

“都不许过来！”我左手指着要冲过来的胖子警察吼了一声。胖子他们立时愣在了门口。他们也许没见过进了派出所还有敢反抗的主儿。

“大哥！不就是嫖个娼吗？罚个款就行了，何必把事情闹大呢？”说着，我把瘦子向外一甩，他一下扑到胖子身上。

瘦子转过身，一边甩胳膊一边叫嚷，“不能饶了这小子，给他单位还有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来领人。我就不信搞不臭他！”

胖子也醒过味儿来，指着我问：“你是什么单位的？”

“我没单位，自由人一个。你们要是罚款先找我当地的朋友垫上，这是他的电话。”我说出了刘国亮的手机号。

“你要是骗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胖子掏出手机给刘国亮打了过去。

“我是车站派出所的，你认识……”胖子扭头又问我，“你叫什么？”

“没有名。”

“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没有名’……”胖子还没说完，就听电话那头传来大嗓门的叫骂声。胖子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一会儿摁断了手机，对我露出了难看的笑容，“哥们，你怎么不早说，都是自己人，我们抓错人了。”

他转身向瘦子几个人挤挤眼，大声说，“嫖娼的不是他，你们几个赶快去抓那个嫖客。”

瘦子立即“嗯”了声，嘴里故意自言自语：“我K，抓错了，快跟我走。”一帮人装模作样地奔上桑塔纳，溜烟地开出了派出所。

不一会儿，刘国亮开车赶了过来。一进屋就瞅着胖子警察皮笑肉不笑地说：“吴警官，够牛X的。老鼠当了三陪就真挣钱不要命了。我们董站长正与你们所长还有分局的局长吃饭，要不要我打电话让她向局长求个情？”刘国亮大模大样地掏出了手机。

“刘老弟，真的是误会。我们抓错人了，我向当事人道歉。”胖子竟然真的向我鞠了一躬，“哥们，对不住了。我们知错一定改。改天我一定到你还有董站长门上道歉。”

董晴这几年一定在当地混的名头不小，胖子现在额头上竟冒出了冷汗。

“董站长让不让你进门还两说呢，是不是莫哥？”刘国亮笑着问我，他是在暗暗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此事就此打住？

“既然都是朋友，我就卖个面子，这事就算了。”我故意装起了大尾巴鹰，“不过，我有个请求不知道能不能行？”

“老弟，你尽管说。”胖子急忙道。

“我想见见跟我一起抓进来的那个女孩儿。”我若无其事地说。

“见她？”刘国亮和胖子警察都愣住了。

刘国亮瞅着我像是在说：老大，就这一会儿的工夫，你不会真把人家给干了吧，想怜香惜玉？

胖子更不明事理地看看我，又瞅瞅刘国亮。

“不行就算了，我们走。”我一脸失望，拿起包就要走人。

“见吧，见吧，她可能还没有放。”胖子急忙拦住我。

我们三个人来到隔壁，那个叫雪儿的女孩儿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玩着手机。她见我与胖子一起进来，吃惊地看着我们。

“小妹妹，你都招了吗？”我站在她跟前。

雪儿傻瓜一样地望着胖子不敢说话。

“你是镇州医专的学生吧？”我突然问。

雪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身子开始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极度恐惧，红色小手机也“啪”地掉到地上。

我转身对着胖子警察，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给我拿出来吧。”

胖子警察显然知道我要什么。

雪儿的询问笔录肯定指证我是嫖客。如果把询问笔录给了我，派出所的黑幕及雪儿作伪证的把柄就会落在我的手上，我就有可能提出更狠的要求；如果不让我看这份询问笔录，他又不肯得罪我，主要是怕我告诉董晴。

胖子警察毕竟是经历过大风浪的主，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份询问笔录，举到我面前让我看。

“兄弟，是这份，没错吧。”当着我的面，胖子警察把询问笔录撕了个粉碎，扔进纸篓里。

“她怎么处理？”我指了指雪儿。

“当然也要放了，不过我们还要调查一下她是否曾经有过卖淫行为。如果有，那一定按程序办。”

“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亲戚在报纸上给她曝曝光，我就不信整治不了她。”这是刚才瘦子对我说的话，我同样用在了雪儿身上。说话的同时，我瞅了瞅胖子警察，这小子脸色比猪肝还难看。

“大哥，饶了我吧。”雪儿“哇”的一声哭了，一下子跪在我面前，“我真的没有卖过淫。我还一年就毕业了，让学校知道了我全完了。”

“她在你们这儿挂上号了吗？”我问胖子警察。



“目前还没有记录。”

“不行放了算了。这次给她点教训，能够改过自新就行。”

刘国亮、胖子警察，还有雪儿全都愣了。他们谁也不清楚我到底唱的是那出戏。

从心里讲，虽然雪儿差一点把我给害了，我却一点也恨不起她来，总感觉这样一个女孩子再沦落下去，一生就毁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雪儿还留在派出所，那个胖子再弄一套询问笔录，对我仍是后患。正在这里，刘国亮的手机响了。

“是董站长让我们快点过去。”刘国亮示意我。

我与刘国亮出了派出所上了他的车。

刘国亮丢给我一支烟，启动了车。

“大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女孩儿了，改天我给你打听打听收了算了。”

我拍了刘国亮一巴掌，“你大哥是练童子功的，我这把枪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走火的。”

“那你不借机治她一下，为什么还给她讲情？”

我深深地吸了口烟，把烟雾吐在前窗上，白色的烟雾沿着玻璃向四下散去。

“兄弟，你知道公安局认定嫖娼的三条吗？其中一条是同小姐讲没讲价钱。那个卷毛女在给我椅子时，我问过她按摩收费是多少。她们可以把这个问价当成嫖客与妓女的讨价还价。如果今天是一个外地的旅客，派出所肯定按嫖娼处理了。不服，他们就会要挟人家给单位或家里人打电话，一般人都不会因为这事让自己在单位上丢脸，让家里鸡犬不宁，也就只有乖乖地交钱认罚。现在一些地区的警察都是这样干的。你看看哪个地区的公安大楼不是高标准的，他们若是单靠财政拨款，能盖得那么气派吗？”

“大学生坐台，在当今也不是新鲜事了。在省城，比较大的歌厅都会有。好多是因为生活所迫，但多数是只卖艺不卖身。他们特别怕见到熟人，更怕警察。不过今天这个女孩却十分特别，她与我一起去派出所的路上十分镇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看来她背后的故事一定少不了。等有时间咱也调查一下，说不定能弄出个爆炸性新闻。”

我与刘国亮并没有去赴董站长的宴席，而是去了镇州市有名的小吃一条街。

夏夜的小吃一条街，灯火通明，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攒动的人头。爆肚、卤煮火烧、羊肉串、馄饨、油炸臭豆腐、三鲜饺子……真可谓是应有尽有。那热气腾腾的场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光着膀子吃小吃、喝啤酒，是镇州市普通老百姓的爱好。整条街上，大小的小吃摊旁都挤满了人，打扮入时的女郎叫喊摊主的声音竟不输给男人。小摊主一边应着，

一边拿着东西一溜小跑，生怕慢待了哪位，借着酒意给踢了摊子。

我与刘国亮一路寻找着座位，最后在一个烤羊肉串的摊位前坐了下来。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见紧挨着我们北面的一桌上有两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士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衣，领带松松垮垮地套在脖子上，显然是保险公司或银行的职员。桌上一个长发和短发的女性背对着我们正低头小心翼翼地吃着羊肉串。

刘国亮要了20块钱的羊肉串，10块钱的马口鱼，还有两大扎青岛鲜啤，我们就吃喝起来。

“国亮，你知道恒通公司吗？”我与刘国亮碰了一下杯，一口气喝下大半杯。

“恒通公司？我好像听说过。记的镇州市晚报曾经上过他们的广告。这个公司现在让万顺房地产公司控股了，听说效益不错。”

“这公司生产什么？”

“嗨，就是个砖瓦厂，名字取的好听。”刘国亮一脸不屑，“他们公司出问题了吗？你来这边不会是冲着他们吧？”

我刚向刘国亮做出了不要乱讲的手势，后背就被人狠狠地拍了一巴掌。一扭头，见邻座那个扎领带的正一脸怒气地站在我身后。



我站起身，仔细打量着这个扎领带的，突然挥出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那人肩上。领带也不示弱，同时一记重拳打在我的胸口上。

邻近几桌的食客见有人打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我俩。

我与领带突然大笑，两人一下拥抱在一起。

“没有名，你小子来我地盘也不通知我一声。”

“我刚下火车，屁还没来得及放呢，吃饱喝足再去拜山还不行。”

“少来这套，服务员，把这两桌给我合到一块儿。”

附近看热闹的见我们是故友重逢，不会再有刺激的打斗，都失望地又各自吃喝起来。

服务员很快把我们两桌合并在一起，大家重新落座。

扎领带的这位是我大学同班而且还是同宿舍的同学——张健。上大学时，他1.7米的个子，120斤，脸特别瘦。一年不见，看样子他现在少说也有160斤，脸胖得更像是浮肿，而且肚子也开始发鼓。就现在他这个体型，很难找出他上大学时的样子。就是在白天，也不容易一眼把他认出来。

“大家先干一杯，然后我隆重介绍一下。”在张健的提议下，大家纷纷“啪、啪”地碰了一下杯，深深地喝了一口。

“这位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没有名。”

“扑哧”两位美女乐得把酒喷了一地。

张健这小子又在发挥他恶搞的技能。

“我姓莫，莫须有的莫，发光的友，明亮的明——莫友明，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就叫我莫须有好。”

两位美女再次乐得伏在桌子上。大家笑够后，张健开始介绍其他三个人。

“这位美女——唐婉君，”张健指了指长发美女，又补充说“天仁集团唐董事长的千斤。”